

捫

蝨

新

話

捫蝨新話卷之五

文章類

文章必有宗主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尤有所忌況他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穆脩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

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簡而有法而已不以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公平日與師魯厚善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諂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

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
敵乘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周瑜率水軍往夏
口備不聽遣軍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
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詔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
古人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歐陽公
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宗先達甚
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畱一著耳

作文貴首尾相應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相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燕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

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飛過
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
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旣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
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
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
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
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
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

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
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
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
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
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
電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

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
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
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
雨雹忽止閔照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
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
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
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

與天際歛若車蓋凝臚未瞬瀰漫靈霽驚雷出火
震木糜碎殷地蕪空萬夫皆廢雷綆四墜日中見
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
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
者卽此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
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

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
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
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
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
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
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
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啞然
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句煅月煉至

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者其意如此乃知老
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謂畫也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章每就紙上淨訖卽粘掛
齋壁臥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
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真可傳者皆不
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煅月煉以

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
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
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熟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
之際成數千言如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
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鬪捷哉殆不欲苟作云
耳予每見同舍臨文言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率
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心雖

不悅然知其戲亦卒無以應予遂皆笑而罷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
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
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
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
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
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眾圍

團坐弩目看世尊羅什卽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卽此可以見才之長短

爲文妙在掩仰頓挫

予自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能掩仰
頓挫令人讀之疊疊不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
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達隨飛揚喧啾百鳥
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翱書並用其法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
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
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
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
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又
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

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損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理粲然與穎師琴詩何異

作文須題外立意

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自窘束東坡常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紐也予亦常有和人詩云蛟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安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謂得公意但不知古人多少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

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觀人文章

文章雖工而觀人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

踏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爲之太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
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
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
也愈至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
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
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名爲
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
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

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
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
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
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捫蝨新話卷之五

終

捫蝨新話卷之六

文才類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
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
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
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

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歐蘇之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敘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

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歐文多擬韓作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總其

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墻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蘇明允辯奸論

辯奸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王荆公時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荆公甚於

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擬明允遂作辯奸論
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
公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
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于南京請爲明允墓
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于其言
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
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然輕薄子猶
擇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

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與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以爲比之不足此又誣公矣可以發一笑

蘇黃文妙一世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

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
筆警拔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
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
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
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詞檀弓俱在
不知當何如讀曲折處當復何如蘇黃之作又復
何如李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知
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

在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田況知成都方兩蜀荒
歉人民流離況纔度荆門卽發倉賑濟上表待罪
乘爲批答云纔度巉巉之險便興惻惻之情邊帥
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卽塗乘復爲批答曰當俟蕭
蕭之後爰堪靡靡之行有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
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爲外官平滿百日而未嘗一
言衆以爲有待而發也一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
意其必用大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辭曰是何穆

若之容忽覩鬚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
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
窮但有一籬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啓曰官家孔子教書也須
要錢上大啞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烏府
栢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
復人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
林下之一噓而已方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與華

省名郎錯判坊洲杜若信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
之繆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假令乘等尚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東坡文字妙一世

山谷論東坡文魯直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
在好罵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
忤其遊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
多生綺語摩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

無意不知 下有人行蓋其自序如此又嘗自言
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
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咨
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
黜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
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像犀年來輒自悟留氣
下煖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
類是不能拘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

生慎勿襲其軌或當如魯直所言耳然予觀坡題
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崑崙眼高四海空無人
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瞑又嘗有詩曰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濶渾
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
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
事在

蘇子由文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儒李德裕俱爲一代之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以挽辭曰量書廢典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皆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尚

同之弊耳至子瞻易傳論天地之數五十五而太衍之數五十者土無成數無定位者專氣故不持見而子由遂曰此野人之說也則似矯枉太過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坡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一家

蔡君謨萬安橋記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
謂剩却六字蓋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
矣不當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吾叔可
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
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
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
如繫指于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

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羲之君謨得無多廢金乎衆爲一笑

陳表民葉嘉傳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中江見朱漕說坡

集和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溼西湖雨之句人
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余嘗恨荆公文
字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
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
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
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
而無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鼓首皆貫休以下格
調卑弱子固號有智識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

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搖柱傳它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雖歐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何故也豈一時門生故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蕭統徐鉉文選文粹之陋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恩

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註云并壽州刺史表于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捫蝨新話卷之六

終

捫蝨新話卷之七

詩類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文章以氣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
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
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韓退之詩出謂
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
其東我常在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在東偏當晝

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
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
朶萬朶亞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
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灘鴻對浮沉便有關關雎
鳩在河之洲氣象子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
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幽詩七月
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子每見人愛誦影搖
千丈龍蛇動身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與

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瀟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
理者始可論文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
意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
曰夜闌接偃語落日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
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二詩便覺當時清

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江文通擬古詩

擬古詩難于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淵明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

中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
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山谷常謂曰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
唯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
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怡樂天語散緩各
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

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
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
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后人詩乃諸

有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人

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

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不謂游心

合氣於漢

之義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

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璋遂大略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議子美所謂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韓退之詩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似於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碁六博醉花月羅

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欲斂
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
巾此便是勸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
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淮氏子
等詩尤爲切齒然于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
仙梯難拔俗緣重浪憑青島通叮嚀與記夢詩語
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兒能引子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長猶稍長也

韓退之嘲富兒

韓退之嘲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
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
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
又嘗有詩云銀燭未燒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
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周朴杜荀鶴詩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
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
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
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于世然今市肆實
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朴死巢丘不屈
其節自見巢傳中余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爲之序
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宋太祖皇帝詩語雄健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
來朝欲以下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
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
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
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
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
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

隨步皺家人舞滴金釵酒惡時拈花蕊嗅別院
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
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
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愛
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
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
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歐蘇梅比肩韓孟

韓退之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
俞謂此事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事
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
最重蘇子美獨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
乃務爲清切閒談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
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
梅堯臣此又可笑

歐公詩訪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
始搆自滇池共傳須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
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垂所遺此歌雖窮極
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
凌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
皆云女媧初煨煉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
其缺染此緝碧瑩且温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
火爲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剜又

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
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鑿鑿
無瑕痕觀其立意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
及韓歌爲渾成爾公有又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
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
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于蒼崖山
祇不與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
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

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潔
石螢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
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
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雖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
鑄鑿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
夜不得閒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于退
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
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

天欲關巧窮精微二詩殆是一意自不宜兩用

歐公言古詩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猶見工夫觀
公內制集序云若天涼竹簟之暑風曝茆簷之冬
日睡餘友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
公不獨用之于詩也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
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

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
傲審容藤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
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
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
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山谷言詩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布置臨了須打

譚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譚只難得切
題可笑也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
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對賜御書詩曰小臣願
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秦少章一見便曰如
何一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闕然
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註云時熙河秋獲鬼
是日涇源復秦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
云莫言美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

沙漠空捷鋒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
談笑無西戎乃知頗詩意自有在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
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也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
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用挂懷
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自未能免俗何耶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東坡畫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
一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
落間風光物采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
文字云適有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
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
如市倡東塗西抹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
風采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

幅圖子也戲錄于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做大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捫蝨新話卷之七

終

捫蝨新話卷之八

詩類

東坡贈劉丈文與可

東坡居吳中久頗熟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
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
橙黃橘綠時論非吳人不知其爲佳也坡又嘗作
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溶溶春巷漾晴暉蘆笋生

時柳絮飛不見江南三月裏

詩集作還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

水紫魚肥橙蓋鱸鱠桃花肥紫似此景致亦豈北
人所有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
濃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西湖好處公又
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桃清似眼予謂
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
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虢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亦名麗華也。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

池乃是扁鵲又詩云俄令司馬能饒石奈有中郎
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土中郎摸金校尉
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諸遂
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蓋
惟大才方可濶略餘人正不可學

呂居仁秦少游詩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摘胎元自
誤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復有

人題於館驛壁上仍注其下云此呂本中嘲厥祖
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僞楚故
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
云飽聞東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註云事
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
湖州東老之壁故后山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
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無諷議也今秦公乃指
坡此詩爲出處無乃亦嘲厥祖乎茲可以絕倒

按此

陳後山非東坡詩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牽強不似梅詩為切題

王荆公晚年極精巧

荆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

類皆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
杜荀鶴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
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
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公爲改云奏
賦長楊罷云如此詩捷此是一癖

陳簡齋墨梅詩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于予者且云信古人未曾
道此予誦其一曰潔白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

春歸相逢京落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甚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晚晴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畢狀元贈子山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

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逐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詞亦自清拔予兒時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真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

而獨無此篇故記於此以補青瑣之闕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自敘過門人指朝郎宅
入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
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卽揚鞭人
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

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汗下十句九
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息逸想所寓而已太
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特意焉耳豈
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
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
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閒適之語蓋效太
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
未可以優劣論也黃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

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
魯直自是不甚作以魯直之言能誨淫則可以爲
識汙下則不可

東坡論盧全馬異杜默詩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全馬異極矣若更求奇
便作杜默默之歌詩坡以爲山東學究飲村酒食
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尚足言詩乎予聞慶
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咏而詞

多鄙俚故予亦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
極矣若更淺近又是豁達李老

詩指物有優劣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
優劣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俗云學他年
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仔細看此三句皆言
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
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

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爲優又白公云梨花
一枝春帶雨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朱
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詩
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詩有四雨句優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
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
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

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蔔花而
王荆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闌提
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
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
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
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子聽之

打道新言 八
沙下月
矍然若有悟自此讀詩須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
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冷齋夜話誕妄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
日側金盤墮影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兩匆匆
相見柄衣閒擁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踪跡風中莫
將社燕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
人見洪載于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

載洪與山谷往返諸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
詞亦不類山谷辭真屬作也後讀魯公所編皇宋
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洪嘗詐
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覲氣爽絕類
徐師川師川見其體制絕似山谷喜曰此真舅氏
詩也遂增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
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僧病可瘦推詩太清

予嘗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
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贈東坡陸道士墓誌坡
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足以
死此語雖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
不可俗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
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今觀二僧所謂其清足以
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從李商
老遊一月一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

山景物詩

廬山不知當道語等亦以爲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商老此論毋乃暗合孫吳耶

謝庭詠雪詩

撒鹽空中此未雪也柳絮因風起此鷲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韞之語爲工予謂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卽今所謂未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謂固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此豈是且圖對偶親切耶

門
新話卷之八

終

捫蝨新話卷之九

詩文類

文中有詩詩中有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

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法吾所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書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始自甲乙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文者是果足爲韓杜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李杜韓柳有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

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
穎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
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
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
下籠百氏橫行濶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
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
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

黃魯直詩本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故謂當
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爲孫樵學淵明
而不至者爲白樂天則不謂減師半青也

陳后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嘗有詩云
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
也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於高古

詩詞類

唐末詩體卑陋小詞奇絕

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

詩四六類

以文體爲詩四六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

詞曲類

蘇東坡木蘭花小詞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子好客容我樽前時墮情落筆生風籍甚聲名我公高山白

早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
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寓京口官妓鄭容高瑩
二人侍宴坡喜之二妓間請於坡欲爲脫籍坡許
之而終不爲言及別二妓之船所懇之坡曰爾但
持我此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見鄭容落
籍高瑩從良八字也此老真爾狡獪耶

王元澤小詞

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

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辭曰露晞向曉簾幙
風輕小院閒畫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墻
望高榭海棠經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
明候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
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
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此詞甚佳今人多
能誦之然元澤自此亦不復作

書畫類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

耶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為顛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王右軍蘇東坡字

王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

青出於藍也

歐陽永叔蔡君謨論硯書皆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上歛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好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瑩潤惟有鋒鋸者尤佳極發墨歛石多鋸惟膩理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議論如此然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也歐公愛柳

公權書亭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真而鋒鉞皆在
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
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
定論耶

前代碑額先挂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碑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
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挂之驗也
今則先書而後挂唐吐突承瓘欲立石紀功德李

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
今則先刻而後立

讖類

讖緯害經

五經正文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刪歐陽公昔
嘗有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註多引神怪小說無
補正史處亦可刪

東坡詩讖

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
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
濤人以坡此語爲晚年高遷之讖坡又嘗贈潘谷
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
年果因醉赴于井中跌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
獨自讖且又讖殺潘谷耶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讖受籙

光武却祥瑞不受而信圖讖武宗除去浮屠而躬

受道家之錄此與招一放一何異